

一位老作家对刘心武说:“我觉得你是一个纯粹的作家。”刘心武觉得,这是对自己极高的评价。他写作,首先是因为他的生命本体中有一种不可抑制的需求。刘心武八方飞翔,四处采撷生活的花粉,酿多味文学之蜜,而且,总还会不断地酿出一点别有趣味的“新蜜”。《邮轮碎片》和《刘心武细说〈金瓶梅〉》就是刘心武酿出的“新蜜”。

1

与北大擦肩而过

小时候刘心武常去的地方是书店。看到一排排书摆在书架上露出的书脊,他的心中总是升起莫名的渴望和冲击。那时候很多是引进的儿童文学作品,他非常喜欢其中的一套民间故事丛书,第一次去就买了;可是第二次再去时,发现增加了新的品种。他心里很慌,总想把书买齐了,又担心钱不够。可是这套民间故事是开放的,一直都在出版,刘心武始终未能买全。那时他的心里就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:什么时候我自己写一本,也摆在这儿卖。那年,刘心武十二岁。

高中的时候,刘心武订阅了《译文》《读书》。看得多了,就动了投稿的心思。终于有一天,刘心武的一篇文章登出来了。不是在《中

2

茅盾对他点了点头

被评价是“伤痕文学”的开山之作的《班主任》,素材来源于刘心武在北京十三中的生活体验。这篇小说于1977年11月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后,和卢新华的《伤痕》、王亚平的《神圣的使命》一起,形成了“伤痕文学”的浪潮,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1979年,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,《班主任》获第一名,茅盾先生亲自为刘心武颁发奖状。1980年,中国作协召开座谈会,茅盾说,我们的中短篇都有了,文化要发展,要尝试长篇创作。他问:“刘心武来了吗?”刘心武站起来,茅盾对他微笑着点点头。他鼓励的目光成为刘心武前进的动力。后来茅盾宣布拿出全部稿费设立基金。刘心武想:我一定要得茅盾文学奖。

他写《四牌楼》和最终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《钟鼓楼》等一系列的作品,不是偶然的。从一开始,刘心武的创作就显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从《班主任》开始,到后来的《泼妇鸡丁》《偷父》,以及近年来的《飘窗》《邮轮碎片》等等,刘心武的作品对时代、社会、人生的逼近观察和对人性的探究始终没有停止过。

归根结底,刘心武是一位心平气和的观察者。他主张直面俗世,并不是

国少年报》,也不在《少年文艺》《儿童文学》或《儿童时代》,是在刊登于《读书》,题目是《谈第四十一》。那是在1958年,刘心武刚刚16岁。

高中时候刘心武的功课很好,考大学毫无悬念,就非常自信地在第一志愿填写了北大中文系。但是后来调剂去了北京师范大学专科学校,这对刘心武是很大的挫折。

他曾经非常遗憾自己未能上北京大学。但是,当中学教师的经历,使他自己从来就不是高高在上的。刘心武说,我要直面世俗,不能因为有了有一点虚名,就自以为不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。他愿意平静地生活在亲友中间,跟他们同呼吸共悲欢,他们以其整合而成的生命韧力,赋予了自己心灵感悟的可能。

《新民晚报》读者,
热爱生活!
热爱文学!

刘心武
2020年8月9日

刘心武赠言本报读者



刘心武



▲《刘心武细说〈金瓶梅〉》书影



▲《邮轮碎片》书影

说不要理想,而只不过是愿意认知这个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现实。他所追求的是从写实入手,去探索人的心灵以及人性。刘心武用“三齿耙”形容自己的探索:第一个齿尖对着自我,第二个齿尖对着他人,第三个齿尖对着大大小小的集群。以写实为风骨,挥动三齿耙,探索心灵,叩问个体生命与整个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。

在新作中,“耙齿”更为锋利。刘心武说,《邮轮碎片》是探讨人性的。人性是复杂的。一般人使用“人性”这个概念,多赋予正面的内涵,“真有人性”,就是“真善良”之类的意思。其实人性中不仅有善美,也有丑恶,还有嫉妒、胆怯、蛮横、懦弱、傲慢、自卑、虚伪、矫饰、偏激、犬儒、阴鸷、优柔……更多的是些中性的元素,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各种元素。他表示,自己在小说中探索了很多个具体人物的内心秘密,也涉及“集体无意识”,其实也就是一种“群体人性”。

刘心武
写实,让人着迷

舒晋瑜

3

每个细节力求逼真

刘心武的写作,一向是扎扎实实的写实主义。他认为,写实主义有两个特点,一是用最笨的办法——过去叫深入生活;二是要提供丰富的人物画廊,要接触人,要有素材,不能完全靠想象。这是一度被人嘲笑写法,但他一直钟情这种写法。

刘心武的创作中有具体的生活素材,小说里写的都是有根据的。《钟鼓楼》是有很多原型的,包括商店的名称,可以给历史做记录;《邮轮碎片》仍延续《钟鼓楼》《飘窗》的写实路数,写“当下”,写众生相,为时代的留影。

《邮轮碎片》叙事非常紧凑,悬念迭出,总让人迫不及待地想要追读下去。说是碎片,却从“碎片”的个人折射出时代的洪流。一次地中海的邮轮之行,八个家庭的红尘翻覆,一群有经历、有个性的北京人,在刘心武的碎片描写中嬉笑怒骂,追逐梦想,构筑出一个时代的热点与痛点、人世间的悲欢离合。这一群时代的弄潮儿,有着生活中萃取出来的精彩人生,浓缩着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隐秘的内心跳动。

小说中详细描写了查查的丧文化,对乡村丧礼有着细致的描写,丧事办得像“嘉年华”,刘心武也写出了一场“嘉年华”。在解释何以做到如此丝丝入扣的刻画时,刘心武说,从《钟鼓楼》起,他就醉心于“超级写实”。“不仅要力求真实,更竭力去达到逼真。这是很难的。因此常常需要‘田野考察’,写《钟鼓楼》,把1982年鼓楼前大街两边的店铺一一叙出,那番考察虽累,毕竟还就在北京,《邮轮碎片》里的这段河北农村当下的丧葬文化,那考察起来就费劲得多。但辛苦是值得的。我可以保证这一段所写,每个细节都是‘逼真’的。”《邮轮碎片》中有很多文化元素:邓丽君的歌声、《非诚勿扰》等,也有我们熟悉的作家浩然、邱华栋……这些非常逼真的元素,点染在文本中,使读者产生出强烈的“当下在场感”。刘心武说,文本中出现一个关于浩然的细节:他用牙刷刷平《第一犁》的书脊,这素材来源于目击。

4

尝试碎片式叙述

在文本上,刘心武有自己的巧思,注重悬念。讲《红楼梦》如此,写小说亦如此。

和不少读者有接触,特别是90后、00后的年轻读者,刘心武发现,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习惯于手机阅读,不耐烦长篇幅的东西,就是习惯于碎片化阅读,因此,开写《邮轮碎片》之前,他先确定了叙述方略,最后选择了这种碎片式叙述。读者可以随读随歇,随闻随读,因为设置了外在的悬念和内在的悬疑,相信总有部分读者能断续读下去,算是新的尝试。

和六年前的《飘窗》一样,今天的《邮轮碎片》也是一幅当代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小说中八个家庭,代表了不同社会层次、不同领域、不同年龄阶段的各色人等,还有这些人等背后的家庭,在《邮轮碎片》中几乎集中展示了一个广阔社会的众生相,涉及职业几十种。他遵从鲁迅先生指示,小说中的人物,是“杂取种种人,合成一个”,“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,没有专用过一个人,往往嘴在浙江,脸在北京,衣服在山西,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。”但从生活素材到艺术形象,那“杂取”“拼凑”是需要技巧的。因此,刘心武也需要对某些喜欢搞对号入座的人士声明:《邮轮碎片》纯属虚构,如有雷同,纯属巧合。

5

从母语文学经典汲取营养

受家庭影响,刘心武很小就对《红楼梦》感兴趣,在偶然的会被请进《百家讲坛》,却因为富有悬念的讲解奇迹般提升了收视率。次年,《刘心武揭秘《红楼梦》》出版,紧接着刘心武又做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:续写《红楼梦》。

他很认同苏联戏剧家梅耶荷德的定律:所有人说你好是彻底失败,所有人说你坏那你可能还有些自己的特点,如果有的人非常喜欢,而另一些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,那就是真正的成功。刘心武揭秘《红楼梦》和续写《红楼梦》符合这个定律。

他有一个观点: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,一生不读《红楼梦》、一生误解《金瓶梅》,将会是一生中的两大遗憾。他以研究者、写作者的姿态,在《刘心武揭秘《红楼梦》》之后,推出《刘心武揭秘《金瓶梅》》,最近又出版了《刘心武细说《金瓶梅》》。

然而这部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现实主义著作,一直蒙受很多误解。序言中,刘心武透露一个细节:过去把小说叫做“说部”,“说部”在明代达到兴盛,大家熟知的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就是明代产生的,那么这些“说部”,水平最高的是哪部呢?有一个人说了,《金瓶梅》“同是说部,无以至上”,说这个话的是谁呀?就是鲁迅先生。于是,《刘心武细说《金瓶梅》》应运而生。

多数读者注意到刘心武研究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是近几年的事情,其实他很早就注意从母语经典中汲取营养。《红楼梦》写生活流,以无数精彩细节形成文本魅力。《金瓶梅》下笔冷峻,对笔下人物的生死歌哭客观展示,不抒情,纯白描。这两部作品都给予了他可贵的滋养。

“也许,《飘窗》《邮轮碎片》更多地显示出《金瓶梅》文风对我的影响吧。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我都进行文本细读,受益不小。但请注意:我写的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,因此所呈现的文本,所表达的意蕴,与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有重大区别。”刘心武说。